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〇一四號

訂報價目：每份一角五分，每月四圓，三月十圓八角，半年二十圓四角，全年三十八圓四角（郵費國內免收國外照加）

本報緊要啟事：

茲因物價上漲，報紙成本增高，本報經濟困難，虧累日甚，根據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之決定，特將定價略為調整，以資挹注，定於二月一日起即照下列價目收費，特此預告，尚希各地讀者注意，為荷。

新訂定價

藥名	單位	價值
大瓶白藥精	每瓶	五元
卜(?)佩仁樂精	每樽	二元五
小瓶白藥精	每瓶	一元九八
小包白藥精	每包	四角
香花露行軍痧藥	每支	二元五
外擦眼藥	每包	五角
內服眼藥	每包	四角

藥名	單位	價值
白藥膏	每盒	一元
大瓶殷氏藥水	每瓶	一元四
中瓶殷氏藥水	每瓶	一元二
小瓶殷氏藥水	每瓶	二角五
萬應膏	每張	五角
提供治傷膏	每張	九角
婦科聖藥	每盒	一二元

襄西豫南戰事較烈

蘇浙邊境出犯敵死傷千餘

（中央社鄂北二十六日電）宜昌敵千餘，附砲多門，於二十五日晨，向大貳山（宜昌東北）等地進犯，經我軍迎擊，斃敵甚衆，刻仍激戰中。

（中央社宜城二十六日電）荊門宋家凹等地之敵，遭受重創後，二十五日分撥三千餘，分路竄犯，一路竄擾白雲山，一路向胡家集進犯，另一路沿漢河西岸竄犯，經我軍分途迎擊，以等敵搜，我正加緊痛擊中。

（中央社宜昌戰地二十六日電）二十三日我軍某部向當陽附近之敵攻擊，殲敵甚夥，當將官垱河附近地區克復。

（中央社襄陽二十六日電）由荊門宋家凹等地向西進犯之敵，二十四日夜遭我迎頭大擊，二十五日晨續向東南潰竄，我正分路追擊中。一部由當陽北犯之敵，經我痛擊，遺屍甚衆，刻與我在馬鞍山附近激戰中。

（中央社樊城二十六日電）豫南信陽及鄂中京門等地之敵，經各路英勇我軍迎頭痛擊，敵負創甚重。

（中央社南陽二十六日電）由信陽犯茶山四南將帶之敵，二十五日增援四千餘，向金山猛犯，我軍迎頭痛擊，敵傷亡甚重，現仍血戰中。二十四日犯淮河店之敵，被我軍在小林店高壩店一帶堵擊，二十五日繼續增援三千餘，向我猛撲，經我軍痛擊，敵不得逞。另敵一股二千餘，二十四日經山遇襲莊向黃龍寺進犯，正對峙中。

（中央社平江二十六日電）通城黃山之敵，二十四日晨十時至午後一時，曾向我陣地猛撲數十次，經我守兵盛關，敵卸歸沉寂。

（中央社浙西某地二十六日電）蘇浙邊境敵由長興宜興犯合溪等地之役，[illegible]千餘，二十四日長興又出大卡車二十七輛，內載敵傷兵，另十五輛滿載敵軍死屍，經武康向杭州駛去。

（中央社洛陽二十六日電）豫北焦作敵一部，向麥苗河附近竄擾，經我軍迎擊，激至十八日晨，敵遺屍多具潰退。

（中央社晉南二十六日電）晉城西南佛頭山等地敵千餘，十七日晨向武城村花村一帶進犯，被我軍痛擊，至午斃敵二百餘，殘敵潰竄。

軍委會發表　各線一週戰況

（自十九日至二十五日）

（中央社訊）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稱，本週內各戰場戰況如下：

湘鄂　方面：宜昌東北犯關莊廟一帶，龍泉鋪之敵，五千餘，砲二十餘門，飛機廿餘架，十六日晨起，分路竄犯，一向常營觀珠京山等地，一向興公山方面，我軍分別誘引於我有利地帶，予以猛擊，十八日晨敵勢不支，全線崩潰，是役斃敵一千九百五十餘。（由長殿利品正清查中）二十一日以卡車載敵屍體，經河溶東運，十五日再度竄犯當陽白實鳴以南楊芳林紅蘿蔔溝刀鎖及中梁等處之敵，被我伸擊附近，敵死傷慘重，十八日晨崩潰。十七日從鄂城附近江面，我擊沉敵小型軍艦一艘，敵兵二百餘，砲二門，所載全部損失。二十日午後，湘北新牆河偷渡之敵，被我伏擊痛創，僅少數登陸潰竄，現敵傷船數艘。

鄂豫　方面：鄂北我軍，十五日晨攻入左手鎮，與敵激戰，斃敵三百餘，並殲其營長，殘敵潰竄，一部竄永修，以北楊樹鋪，南入侍心鎮，攻克雷翁岡，均被我焚燬。南昌東南沙埠潭以北之外民龍附近高城，二十日午後，敵高級軍官數人，被我擊斃。老營中山之石城小、坑等地之敵，千餘，十一日以飛機三架掩護，分向北犯，被我分頭阻擊，激戰二晝夜，擊潰。

晉豫　方面：豫南信陽山河津寨邑夏縣等地之敵，十三日糾合千餘莫犯寨泉，被我擊潰，沿途放火掠劫而退。沿城古城及南辛店之敵千餘，於十五日拂曉竄犯陝西南，經我痛擊，殘敵一部，向北茶柴橋犯，被我擊潰。同時金殿鎮（陝陵北）之敵三百餘竄犯，被我痛擊，雞鳴及長坪村之敵千餘，會合竄犯，被我擊潰。

江浙　方面：八日我京某部在江都附近破壞鐵路數處，並在京滬線附近，炸毀敵軍用火車一列，敵傷亡甚衆，十五日晨襲擊無錫附近敵據點，斃敵一名，內有隨軍記者一名。方面：八日我軍在江都仙女廟附近，天王寺附近，以擊沉自南京駛金壇之裝甲汽車，共計燬裝甲車八輛，斃敵兵及押運官兵百餘。十二日午，南京上游江面，我軍擊沉滿載敵兵之巨型軍艦一艘，十四日擊沉巨型運輸艦一艘，內裝軍用物品等物，約值千餘萬元。

其他　方面：（一）魯省各地沿前，分乘汽車四十餘輛，犯官莊朱莊等地，被我先後擊潰，遺屍二百餘具。（二）皖省東流附近江面，十七日下午一時，敵上駛小型運輸艦三艘，被我擊沉二艘。（三）魏河之敵一部，十二日午由貴溪渡口圖竄渡河右岸，被我在三茅營子附近擊潰，同日包頭附近之敵，乘車廿餘輛由樂碇向我進犯，被我夾擊潰去，並燬其汽車數輛。十三日下午九時，薩縣西公積板車站附近之六八九號鐵橋，及敵軍車一列，被我炸成粉碎。

西北敵五百餘，十八日起由綿池溝歸大道向捷城鎮二名崗等地進犯，被我擊潰，紛紛逃竄。豫南信陽附近之我軍某部，攻克淌河附近之尖山寺佛寺等地，十六日該敵又向接黃崖，被我擊退。豫東大康之敵，十一日乘汽車三十餘輛犯南岳鋪（太康南）被我擊潰。豫北我軍十四日晨以四王營村林村等處，直入村中，殺敵甚衆，是晚襲汽車數輛，滿載軍需赴沁陽焚燬，十五日之九里山，斬獲尤多。許昌陽武縣西北車站附近一百七十餘，所獲軍實全部，平漢路李家寨北，炸毀敵鐵車一輛，車廂四輛，斃官兵近百。偏關東綏，斃敵二百餘。

出錢勞軍

（中央社訊）出錢勞軍運動，進行甚見熱烈，茲將各方情形綜合報告如次：（一）國府林主席對出錢勞軍運動，極爲重視，昨特親題「出錢勞軍」字一幅，交全國勞軍會，文曰「出錢勞軍，心，取勝利」。（二）出錢勞軍工商動員指導長翁部長文灝，對此項運動頗熱心，以商議導人負責推動，并擬於數日內，約集工商界領袖商討進行。（三）中國婦女會理事長太虛法師，昨特致函各代會長，表示極端贊助出錢勞軍運動，並捐出香三百元，以爲全國佛教各寺僧百元，以爲全國佛教倡導。（四）重慶市商會、主席團及各常委、委員、各業公會主席等，非常熱心，近日正積極分途勸募，開將有驚人數字發表。（五）河南省勸募會電，該會準備發集三十萬元，甘肅省勸帶貸幣四十萬元，其他各省市，亦紛紛響應勞軍，預料此次出錢勞軍運動，成績甚可觀。

（中央社桂林二十六日電）桂省府奉令組織勞軍運動會發起之出錢勞軍運動，已分電各縣府，暨桂市府，號召響應，甚足五十萬元。

（中央社訊）江北區各地民衆，爲響應本會節勞軍運動起見，特募得鉅金六百八十元，於本月二十五日購買肥豬一頭，捐猪二千二百個，餅乾八十六斤，由該區區長胡治光，士紳黃國勳等，率領代表六十餘人，發往某地第×師軍營慰勞參軍人，以資嘉勉後由該區代表致辭勞軍，頗得好評。

民生主義的實行

孫院長在黨政訓練班演詞（續）

（七）糧食公賣三大功用以外，還有兩個功用：

糧食公賣的功用，除了可以平抑物價，穩定物價，可以收回通貨，穩定財政（參看糧食問題與抗戰建國演講）以外，還有兩個功用：第一、可以達到分配社會化。糧食未公賣以前，土地出產一年以上歸地主所有，地主除國家和人民，都得不到好處，現在將這項出產，移歸到國家手裏，由國家來運用來發展國家生產，生產所得，歸全國人民所共享，民生主義分配社會化的目的才可以達到。第二、可以減少農民的負擔。有些論者，恐怕實行糧食公賣，農民不能努力生產，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農民在困苦頹廢於過去年辛苦所得，大部份都未所有，這才不願意努力，如果他們努力生產的結果，大部不歸到地主手上，而歸到國家手上，由國家來運用，爲全體國民謀幸福，則農民是決不會那樣情的。同時國家還可以減輕農民的負擔，以獎勵農民生產，例如四川農民所得，通常七成歸地主，將來實行糧食公賣，農民可以五成向政府請納，北從前多納給地主的二成，仍歸農民所有，農民以之自用，或以之轉售給國家收買機關，這樣農民的生活，當然可以改進。

（八）食衣也應公賣：糧食公賣，不限米麥，食鹽也可以公賣，現在人民用鹽的情形，是怎樣呢？抗戰以前，全國每年需要食鹽五千萬担，戰區淪陷以後，淮撫淮鹽運不過來，但是後方食鹽，每年約需二千萬担，現在成都的鹽價，還算相當合理的價錢，約一元一斤，共餘不遠的省份，如湖南貴州廣西各地的鹽價，或許要貴些，我們假定平均一元一斤算，二千萬担便是二十萬萬元，後方人民因爲吃鹽的緣故，不知不覺負担了二十萬萬元，這二十萬萬元，是怎樣分配呢？生產和運銷的費用，大概是六千元一担，如此二千萬担，便是十二萬萬元，再加上每担納稅五元，總計便是十三萬萬元，二十萬萬元除去十三萬萬元，還有七萬萬元，爲鹽商所得的利潤，一年就是七萬萬元，這種情形是很不合理，很不公道的，鹽商壟斷的運銷，自然不能放棄分佈的實際，但鹽的實價，並不值十萬萬元，假多值一萬萬元，人民負担還六萬萬元，是不必的。人民負担了這六萬萬元，於政府柔沒有好處，如果實行食鹽公賣，把這六萬萬元收歸到國家手裏，由國家用之於建設，就說好了，將來大家都可以享受，鄉米，即使食鹽還是一元一斤，國民雖然目前要吃貴鹽，不然，將來卻可以得回代價，人民目前吃了苦，將來仍是得不到好處。

（九）人民必需衣料，將來也可公賣：除了糧食公賣之外，人民日用必需的衣料，棉紗棉布都可由國家公賣，比如四川的棉紗棉布，都是外來的，在抗戰期間，因爲交通不便，大概每包成本值二千元，從前在上海，每包值二三百元，但是近年重慶棉紗的市價，最高的時候，竟達六千元一包，每包可賺四千元，目前市價，聽說每包跌至四千元，聽說每包也賺二千元，人民因此受害若，如果將來由國家公賣，便可減輕人民的負担。

減少負擔的方法非常簡單，假收買，除成本以外，剩餘的利益，全歸國家，因公道合理的利潤，紗廠的出品，全部收買給國家，如此紗價便可減低，人民購買棉布的衣料，便可以很便宜。至於目前要將棉紗棉布，由國家公賣，不一定要將紗廠收歸國有，現在用不着這樣，比如重慶有一紗廠，假要先調查它一個月出多少紗，把它的成本算出來，再規定共合理的利潤，國家把紗收購以後，賣出去的時候可以交消費合作社，轉賣給人民。

（十）生產必須現代化，分配必須社會化：

中國的生產，一定要加緊現代化，現代化以後，生產可以增加十倍或二十倍。在分配方面，增加的比率，當然要緩些，但工業方面，一定可以增加些快。總理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說：「中國的產鋼量，只有漢冶萍，漢冶萍每年出鐵二十萬噸，出鋼十幾萬噸，美國每年所出的鋼有四千萬噸，總共有八九千萬噸」，這樣，美國一年出產的鋼鐵，要比我們多出多少倍呢？假使我們有十個漢冶萍，每年也只能出三百萬噸，一百個漢冶萍，也只能出三千萬噸，三千萬噸僅及美國出產三分之一，公然美國是世界上生產力最強的國家，我們目前不能和他相較，就從我們的生產來比，我們的生產，蘇聯從前落後的多，蘇聯經過兩次五年計劃之後，重工業的建設，已完全成功，鋼鐵的生產，每年達四千萬噸，我們祇三十萬噸，即使增加十倍，也不及人家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即使能增加十倍二十倍，還是比人家上現代工業化的國家，比不上，但是如能分配社會化，人民生活即可提高十倍二十倍，比如現在黃包車夫，因工價增加，一月可賺二百元，要維持五口之家，還是很費力，每口吃飯，一月也要五六十元，如收入能增加十倍，便是二千元，增加二十倍，便是四千元，要使收入能隨社會生產力的增加而增加，就必須做到分配社會化。

總括說，民生主義之實行，一方面就是要使生產能迅速增加，要生產增加，就非使生產現代化不可，換句話說，就非用現代機器來生產不可，要利用現代機器，就非靠龐大的建設費不可，照上面所說，我們除了借外國機器和各種器材，一年約三百萬萬元外，還要在國內自籌一百萬萬元，這一百萬萬元，就是先要從實行糧食公賣，把地主的餘財，由國家集中起來。同時，因爲國家實行人民日用必需品公賣，分配社會化的目的也可以達到，我們可以說，由實行糧食公賣，以至其他日用必需品公賣，便可以籌集資金，以從事生產現代化的建設，而必須生產能現代化，分配才能社會化，使此二者同時併舉，便是實行民生主義的確切辦法。希望諸位受訓以後，回到各地，拿當地的實際情形，多加研究，以所得的結果，隨時宣傳於民衆，使全體國民，大家能一致努力實行民生主義，這是本席今天最大的希望。

「破擊戰」的第一階段

本報特派員　克寒

八月廿日晚廿時，「破擊戰」的一聲，信號槍響起自正太路，於是齊鳴於華北的所有交通線上，破擊戰的發動既如此突然，戰鬥的×××等部齊頭並下。正太路西段，左翼縣右翼陳附段，以比戰校入自更來得厲突。××××××個團於同一時間內投入交通大戰的虐渦中，而敵人還在懵睡在夢鄉一般，他們以爲又是什麼小游擊隊前來騷擾，好多地方的敵人，還睡得好好的向我們浩蕩的大軍迷迷糊糊的破著：「獨立營！來吧！」又來鬧什麼玩笑了！」可是不待他們說完，旋風的砲彈，就使他們遭到了毒情的嚴重。

首先說到破擊中的正太路方面。正太路西段，左翼縣右翼陳附段，以比壽×××等部齊頭並下，從擾蕪附西南之馬首、乞頭、蘆家莊、段廷，東治等沿線敵據點，迅速靈家莊之一部，肯告頭坊，不三小時，而通克蘆家莊外圍敵據點四處，爆炸二百，共時，預伏破擊道路之軍隊和民衆，已開始動作，頓時火光沖天，爆炸聲大作，蘆家莊到段廷間的兩條大鐵橋炸斷，鐵道網整，被破物全部毀滅。還有和尚足等據點，也已先後掌握我手，各據點守敵，少則卅十，多則二百，據告華命，由壽陽西等據夾之鐵道橋樑，一如蘆家莊段廷段，宣告徹底的毀滅。駐守壽陽之敵兵四百，對此方知情勢危急，惡戰無動，特派一隊靈醫點，立刻迎上，加以包圍射擊，除少數殘兵漏網，仍龜縮回原來據點外，全部重夾命於我步槍手刺刀之下。「廿一」，二晚我軍繼續破擊，將鐵軌大部卸下，並枕木全部焚燬，同時包圍燒擊壽陽至廿三晚，在我步兵勇猛攻之下，一一敵據點克復陽城，盆縣壽陽車站，在城內激夜巷戰，自晉陵且，兩晝不休，廿四晨敵念調飛機五架，前來轟炸，大放毒氣，我軍仍自動撤出壽陽，但仍白日無夜經常從容破路，×××，×××，×××等部，開進擊陽泉，賽魚、張淨等沿線敵佔據點，以及仲出於路南之燕子塘、辛莊、小莊、落磨寺等據點，鐵一寄攻擊，遂克桑寧、鐵嶺溝（均陽泉西）等處，守敵二百餘，悉爲我虜獲，而破擊工作，也從在大軍掩護之下，同時進行，由壽陽至陽泉間橋樑、鐵道均告炸燬。惡戰，陽泉敵以五百餘衆，分出各路出擊，一路從南下，一路開向狂進，抄我軍側背，猛犯我獅腦山陣地，企圖奪佔山頭，逼退我在鐵路線上之大軍，我軍立時予以包圍襲擊，死傷三百餘，狼狽潰退，我乃發動猛攻各據點，下午四時攻克桑寧、小莊、燕子塘等據點，車站，一一落我手。至此，鐵道線上之敵，基本已告肅清，而仲出於張淨鐵路南狼峪與落磨寺位，猶作困獸之鬥，我一再進擊，於二十三晨攻佔狼峪，守敵百餘殘命，少數殘敵，與入烏龜孔，施放毒氣，以掩護作掩護逃命後，落磨寺也爲我猛攻而得，敵我屢攻屢奪，均未得逞。

正太東段方面，我軍作戰主要目標，集中於娘子關左右，以及井陘煤礦。當晚即將公館嶺、北峪、地都、南河潤、巨城鎮等處佔領，炸燬賽公岑與南河間的所有鐵道。另一部則攻克井陘新老兩礦，老礦部份破壞，新礦即是足佔領三日，凡礦內一切設備，徹底摧毀。遠攻娘子關之我軍，則於廿晚創敵一夜以後，第二日續向後轉，在以高壁屆鎮於此名關之頂，分兩路襲攻，於廿一日同時占磁莊，南浴，移構車站，以後續克磁泉，蘆溝關。

其他各線，直接策應正太「破擊戰」之晉西北×路軍，在××將軍率領下，廿日晚，一部於同蒲路寧武平原平段鐵路猛擊，炸斷大橋九座，一部大舉搗擊忻西北敵軍鋼陳家會而克復之；其主力則以敏捷的行軍越太原北之大盂，長驅直下，衝克太原西北之觀泉鎮，兵臨太原城下，後由退出朔縣，倒轉克服門歸北安臨銘河口，蒼窯南方面，大肆白晉我軍，廿日大舉破擊沁縣平南關間鐵道，午夜克漳河鎮，次日攻克高廟附近之北海鎮，台地口，切斷和順昔陽段。平漢路北段破壞了滹河大鐵橋，攻據高碑店，方順橋等，南段方面一部攻克邢台車站，一部徹底破壞邯磁間鐵路，敵由各據點出犯，被我殲滅五百。北寧路被我切斷了平與雄縣間鐵路，炸毀火車數列。冀中、冀南、冀西、冀魯豫所有部隊，日猛攻克蔚縣，以續平谷，另一部東南下，在扳下實家口，張宜屯後，廿二日滄滄遼漁燈逃唐山市，發動民衆二萬，破壞開平、古冶間鐵道，平西挺進軍，一部於廿一日猛攻豐山條，遂克燕關九營等地，一部收復安各莊，高地而逃拒蔬齋樁。冀中、冀南平原均發動十五萬人的全境大破路，滄石、石德兩路路基被我掘成溝，如此足足十天，所有華北的鐵路，公路完全在我控制之下。我軍在佔領正太路上各據點，完全控制了正太路後，當時提出口號：「不給剩下一枚道釘，不給留下一根枕木」，調動所有部隊，發動附近人民，攜鋤帶鍬，齊奔鐵路線上，將枕木分段堆集，付諸一炬，將鐵軌投入山溝、河道或者是運回後方。正太西側，人衆雲集，往返不絕於道。廿日後，又巧逢三晝夜傾盆大雨，所破壞之燒道橋樑，加上雨水山洪的冲刷，頓時沉汙塞，或衝走，更助成了人工所不及。至此，正太鐵路斷殘狀也不過三分之一了。（未完）

蒙藏回代表

將赴前線慰勞

（中央社訊）蒙藏回回族聯合慰勞組織「蒙藏回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以成份子蒙、藏、回族各地政教首領代表及各族慶代表人士所有代表，均已選出，預期內即在重慶集合，分向將領長致敬，然後赴各戰區慰勞將士。

各種代表報告之後，由第三勸務部政治部政治大隊長演話劇，軍長致慰一堂，盛一時之盛。

粵滇贛建設種種

（中央社韶關二十六日電）粵省建設廳，以抗戰期中，內地需用棉織品甚多，特呈准省府，籌設紡紗廠，織機廠各一所，全費用，已與省銀行訂借，機器已訂購，內月內交貨，廠址亦在選擇中。

（中央社昆明二十六日電）滇省蠶桑推廣委員會，已將機器出品、籌辦滇省蠶絲，已組織成立，並推纓日台、繆子安、杜鏞、錢宗曾、王公璽等，決定二十七日召開成立會。

（中央社吉安二十六日電）江西全省電訊網已建設完成，全省特種區及各區各縣，先後架設電訊八十五單位，除與省內外軍政通訊，傳達政府命令，與政治情報外，並供給各地重要新聞，及報告標準時刻。

紐約小朋友

援助我兒童

（中央社紐約二十五日合衆電）中國救濟委員會兒童組，昨日發起兒童歌唱日，門羅縣人士便士，致用魚肝油、維他命片、奶粉等代替，主席青增夫人秦宜讀名作家布克夫人來函，願捐全獎兒童援助中國之兄弟姊妹。

美總統羅斯福

電謝林主席

並謂中美關係益臻友好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五日合衆電）羅斯福總統三屆就任元首之日，中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來電致賀，羅總統特電復謝，稱：內視林主席致賀，兩國關係益臻友好，美國政府與人民，深信中美兩國間之關係，必可致臻無間，至於久遠。

立法院例會

通過各種條例

（中央社訊）立法院於二十四日上午十時，開第四屆第一百九十八次會議，到委員五十餘人，由孫院長主席，討論事項：（一）各林統築路組織條例；（二）修正非常時期難民移墾條例第二條第二十四條及二十八條條文。以上兩案，議決照審查修正案通過。（三）民國卅年廿處省建設公債條例，議決照審查報告修正通過。（四）戶口普查條例；（五）勸育條例，以上兩案議決照審查修正通過。（六）略。

中印正式通航

尚待政府談判

（中央社加爾各答廿五日路透電）中國航空公司副總經理長斯恩，接見路透社記者，說稱：此次試飛結果，以及印度財政代表之意見，對於開闢加爾各答至中國間新航線一節，頗屬有利，一切技術問題及郵費價格，已會議決，此次試飛，係於十九日由重慶起飛，經過加爾各答轉赴新加坡，試飛結果，認爲加爾各答與香港間開闢航線以與橫渡太平洋航線銜接，極爲適合，惟航線之正式設立，尚待中印兩國政府談判決定。總經理氏希望此項計劃，能於六個月內實現，總氏昨日由新德里來此，與所乘之飛機，於本日中午離此飛返中國。

孤島零訊

（中央社香港二十五日電）據同盟社倫敦官方表示，英國政府已就上海日僑衝擊上海工部局總董凱自誠事件，向日政府提出抗議。

（中央社香港廿六日電）滬訊：今晨滬西愚園路間，或偽組形殿密，聞愚園路八一八號，有事故發生，按該八一八號係僞方所設「學警訓練所」，昨晚值守衆吃年夜飯後，「學警」數人酒醉發生衝突，開槍射擊，死「教官」一人，兇手在逃。

（中央社上海二十五日合衆電）滬上兆豐路西樂，百樂門等五處，今晚俱中彈，多爲縱性燃燒彈，略有損失，西樂有華人一名受傷。據若干華文報稱，受傷者爲工部局刑總巡（華人），此事目的不明。此事發生以後，華人開設之舞場，紛紛提早停業，共達五十家之多，以免損失。

（中央社香港廿六日電）滬訊：愛多亞路大滬舞廳，今晨二時許，被人擲炸彈一枚，當即爆炸，炸傷舞女舞客八人，三男五女，當經送往醫院治療。

渝市各貨

存底豐富

（中央社訊）平價處頒佈，存貨登記期日截止。自本月七日起辦理棉花、棉紗、棉布、蘇布、皮革、肥皂、火柴、油類、菜子、煤炭、木炭、紙張、菸等存貨登記，至前（廿六）日下午五時中止，圍滿截止，後經該處調查，乃請聞報社參加，二十五、六兩日，以期限將滿，登記者尤多，該處人員徹夜辦公，據悉：㊀登記者以商人居多，私人及非商人存貨登記者尚少，㊁就已登記之存貨總量觀之，各貨存底甚豐，不虞缺乏，㊂商人多已深切瞭解政府愛護正當商人之德意，開當局進一步管理方法，即將公佈，關於各種貨品，均有詳盡管理細則，昨日政院經濟會議，亦有所討論，當局對於奉國平價工作，已下最大決心，重慶市從即將嚴格管理之區，以後即將逐漸施行於全國各地。

銀行業

休假四日

（中央社訊）今（二十七）日爲農曆春節，本市各商號將停業一至五日，以示慶祝，各銀行奉令自今日起放假四日，三十一日起正式營業，至各機關公署，皆照常辦公。

簡訊

△外交部專員吳宋中偕同各界各人士，昨晨九時在立法院比瑞同學會演講「法國爲何敗政與其前途」，到聽衆約六十人，吳氏演講大意謂：「法國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同時又因擁有廣大殖民地，故國家經濟頗爲豐裕，此次所以敗政，實由於地理之限制，心理之苟安，政治之腐朽，人事之紛歧，軍事之鬆懈等種種原因所致，惟法國係世界文化最高之國家，人民亦秉有優良之傳統，將來決非毫無前途，法國決不能永遠屈服於德國」云云。

△臨除夕，各商店大都無夜市，惟一般小販賣紙燈、玩具及擦皮鞋者，成弄堂吖喊，或執燈持客，深夜尤不歸去。

△除夕之日，親朋相邀吃年夜飯者，仍不改當年慣例，入夜，酒樓沉寂，各處住宅中則透出吖么喝六之聲，然亦有咫尺千里之情，憔悴雙眼不歸來者，共情懷矣。

△外交協會定廿八日下午一時，在九道門七號，舉行座談會，請江一平先生講「戰後的上海」。

△中央文化協會長孔祥熙，陳副會長立夫，定於今日下午三時，在嘉陵賓館邀請各文化團體暨各大學同學會代表，舉行春節團拜茶會，并歡迎東方文化協會于會長右任。

△立法院朱故委員和中，於去年病逝獨石橋，立法院特於廿五日舉行公祭。

德軍源源開意

傳米蘭等地騷動

·反對德駐軍及墨索里尼·

羅經變亂後益受軸心控制

（中央社紐約二十五日合衆電）英國廣播公司電稱：意大利米蘭市內今日發生騷動，暴徒亦有轟動。聞德軍已入駐米蘭火車站，電話總局及電報局。米蘭大工廠前，亦由德軍担任戒備。據倫敦德外交界訊：米蘭市內發生騷動之時，有高級意軍官三人為德軍所害。又據有大批德軍，集中於意北部，內西利及勃黑沙西兩地交通，現一律置於德方統制之下，電話電報郵政均由德方實行檢查。意民眾對於德軍在米蘭之行動，憤慨異常，現已秘密分散反對墨索里尼傳單及小冊子。該電台又傳，前在阿爾巴尼亞之意軍總司令伯參特盧將軍，事實上已被軟禁。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五日國際電）國務院及意公使館稱：外傳意境發生暴動之說並無所悉。

（中央社柏林二十五日國際電）柏林交易報稱：現德國軍隊，火車及德空軍，不斷經過勃倫山隘開入意境，火車所載為供給飛機場所需之軍用品，德號汽油及軍火。

（中央社布加勒斯特廿五日國際電）羅馬尼亞總理安多尼斯哥今晚宣佈，鐵衛團之叛變已告平定，鐵衛團要人物被捕者達一百七十八人。內閣副總理兼鐵衛團首領希瑪，亦在被捕之列，此後羅國將全國委與軸心國接近。前內長柏特勞斯哥，前宣傳部長達蘭担，發動叛變亦有關。另據柏爾格來德訊：希瑪已被害，但此說尚未證實。

（中央社柏林二十五日海通電）關於德國對於羅馬尼亞最近時局之態度，據此間人士今日表示，德國堅持『羅國之事須由羅人自行主持』，但對於維持羅馬尼亞之和平與秩序，亦極表關切。據此間消息表示，羅政府仍信任安多尼斯哥。

（中央社布加勒斯特二十五日合衆電）布城自昨晚起，已開始清除工作。一面奉訊叛變份子，一面則鄭重聲明，同時掃蕩仍在繼續反抗之叛徒。聞當希瑪被捕時，由其身畔抄出鉅款三百五十萬。此外，被非法動用之公款達八萬萬鎊幣。衛戍司令宣佈每晚十時起一律禁止通行，市內秩序仍未完全恢復。自雲即有類似事件發生。據當局表示，今日各地逮捕者達一千人，其中有猶太人多名。現布加勒斯特內照均有軍隊佈防，以免意外，同時阻止叛黨逃逸。聞現有武裝暴徒若干人，由某處竊去大批價值鉅萬之珍寶，並有多人被其殺害。聞安多尼斯哥即將着手改組政府。

（中央社布加勒斯特二十六日路透電）據消息：叛徒在若干區域肆行屠殺劫掠，猶太人數千家均遭毒手。屠殺最烈者係在布拉索夫、布萊拉、普洛業什特、加拉茲、布雅、巴爾斯地。摩爾達維亞省若干較小城市，猶太人亦被經常屠殺。所掠動物皆平均分派。又前任羅馬尼亞第四第六軍團司令柯羅瑪與德雷格羅納爾將軍業已投入鐵衛團，並率軍進迫羅京，附司令頃時表示否認。

（中央社布加勒斯特二十五日海通電）羅蘇商務談判，新年前即已中斷，羅商務代表團業已啟程赴蘇，重開談判。

羅內亂經過

（中央社維琪二十六日哈瓦斯電）羅國大變亂，經過情形，茲由哈瓦斯社特派員自羅保安邊界某地乘電加以敘述。據稱：已往數日實為羅國有史以來最黑暗時期之一。在兩日內戰之後，各地稍見安謐，但死傷極衆。僅以羅京一處而論，已有數千人之多。京中鐵衛團團員，原盤據各處之大廈，與政府軍對抗。惟該團領袖，即前內閣副總理希瑪，命令團員終止抵抗，並屢次鼓動軍隊加入叛亂，但均遭拒絕。觀於過去數日經過情形，可知此次叛亂，乃安多尼斯哥與鐵衛團分裂之結果。蓋在數星期之前，即有跡象可尋，其後鐵衛團特質安多尼斯哥，對前政府勢力之支配，雙方裂痕乃逐漸擴大。

暴動之爆發

迨至本月鐵衛團在羅京舉行示威運動，參加者不下一千人。發言者八人，對於內政部長羅特洛維區，大肆攻擊，並高呼擁護希瑪，及要求組織鐵衛團能代表羅國之政府。警察並未出而干涉。鐵衛團繼續演講，氣燄乃益囂張，局勢亦愈惡化。次日全國高級軍官均向安多尼斯哥表示，擁護政府。

鐵衛團團員已將公共機關若干處，例如警察總局、郵政局、政府無線電台、暨兵營多處與內閣某某部公署，加以佔領，局勢益趨惡化。陸軍乃即奉令驅逐叛徒，但仍不欲鎮壓之。蓋羅軍不即有所行動，未幾佔據無線電台及警察局之叛徒，即被驅出，惟總理寓邸附近，則叛徒盤據不去，與軍隊發生衝突。激戰數小時後，叛徒逐漸撤退，叛徒雖佔上風，等移總局附近又發生衝突，雙方均有死傷。迨至晚間，安多尼斯哥總理，乃與鐵衛團幹部人員會晤，雙方意見似頗接近，有成立妥協之可能。安多尼斯哥乃發告國人書，勸請人民一致擁護國王及政府。是夜羅京比較安靜，僅有鐵衛團團員在街頭遊行，高唱黨歌，惟據外省傳來消息，則各大城市，亦於是日發生衝突。迨深晚，而傳鐵衛團領袖希瑪，已在普洛埃斯蒂被殺命，鐵衛團叛徒，聞訊之後，感極憤慨，乃於二十二日清晨，奔湊衛入羅京，高呼復仇，希瑪萬歲等口號。政府軍方未再發表何項文告，鐵衛團亦無任何舉動，僅要求陸軍士兵加入叛變，一時人心極為恐慌。惟安多尼斯哥總理，並不欲命令軍隊討伐叛黨。迨至午後又復發生激烈衝突，陸軍奉命進攻總理公署附近之兵營，該處駐有叛徒二千餘名，並有機關槍及野戰砲若干門。陸軍在坦克車及砲隊掩護之下，開始進攻，數小時內，開砲數百發，將兵營炸毀無遺，叛徒二千餘人悉數斃命。其他叛黨仍負隅於京中心，以暴力對付猶太人商店，陸軍乃奉命向叛徒所盤據之處，猛烈轟擊。郵政局內叛黨旋即不支退出，但士兵五十名被叛黨用機關槍掃殺。衝突竟夜，迨至二十三日清晨，安多尼斯哥總理發表文告，宣佈務在二十四小時內，恢復秩序。希瑪亦令團員退出各大廈，迄至二十四日，雖有若干叛徒，仍在負嵎抵抗，但大半均已投誠。

德向維琪要求

利用突尼斯為根據地

（中央社倫敦廿五日路透電）安哥拉廣播電訊稱：據美方消息，德國已向維琪政府提出要求，使用突尼斯，以為在北非之根據地。據稱：此為希特勒最近一次對維琪政府之要求，頗使維方感覺困難。

（中央社維琪廿六日路透電）貝當昨接見美大使李海。外長佛蘭亭、海長達爾朗亦在座。

英軍進迫德爾諾

（中央社開羅廿五日合衆電）截至昨晚為止，英軍已進至德爾諾以東三哩之地帶。

（中央社亞歷山大港廿五日路透電）英軍前哨部隊，已自多布魯克以西四十哩之加薩拉向前推進，進攻二十五哩以外之邦巴以及距邦巴四十哩之德爾諾。英空軍仍不斷出動，掩護陸上部隊之進擊。英軍於德爾諾以外，並轟炸利比亞以及利比亞西部中綫之隊伍。

希軍續攻發城

（中央社雅典二十五日合衆電）前線訊：希臘軍距發城已僅有一公里半，英軍轟炸力極猛烈。

蘇匈間電話恢復

（中央社布達佩斯二十五日海通電）蘇匈間之電話已於今日正式宣告恢復。匈牙利商業交通部長與蘇聯人民郵電委員會委員長，曾為此互通電報。

美衆院通過 龐大造船案

文生宣布加速建艦

（中央社倫敦二十五日合衆電）航務部長格羅斯，頃對美播講，籲請加緊創造航海輪船（包括商船軍艦）協助英國。蓋一九四一年之戰爭，當為海上之戰爭也。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五日路透電）衆議院已於昨日通過艦斯羅所提出之建造商船二百艘一項法案。

（塔斯社華盛頓二十五日電）衆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文生在衆議院宣稱：為加強海軍之建設起見，海軍部希望在今後三年內，建造驅逐艦一百五十一艘，以代替先前計劃之一百艘，建造驅逐洋艦十九艘，先前計劃僅十六艘，建造潛艇五十二艘，先前計劃則為五十艘。目前正在建造中者有軍艦三百六十九艘，輔助艦八十五艘，海岸防衛船九十六艘等。各船塢建造軍艦工人數目，在一九四〇年一月至十二月間，已自六萬一千名增至十一萬八千名。

（塔斯社紐約二十五日電）合衆社華盛頓訊：衆議院海軍委員會曾批准法案，授予海軍偵探局人員以廣泛之權力，得逮捕一切工廠間諜嫌疑人犯。據海軍偵探局局長對海軍委員會宣稱：現有偵探人員自一八五名增至八百名。

（塔斯社紐約二十五日電）美聯社訊：共和黨議員斯康蘇斯提案主張授權總統開始談判將古巴併入美國。

哈氏晤赫爾

（中央社華盛頓廿五日合衆電）新任英國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今日曾與國務卿赫爾會見，協商歷一小時。哈里法克斯於辭出後談，余等彼此意見，大多相同。

美有人主張 對德宣戰

（中央社華盛頓廿五日國際電）衆院外委會，討論援英法案，歷時已三週，現有人要求公開對德宣戰。該會討論至此，已達到最高點。業已退休之世界大戰名將史圖坐將軍，提供意見稱：吾人可供對德發生戰爭之力量。

蒲立德演說稱 美不能坐視英敗

暗示美非不可參戰

（中央社華盛頓廿五日合衆電）前任駐法大使蒲立德頃在衆院外委會就軍火租借法案，發表意見稱：『英國若敗北，則西半球必遭侵略。美國海軍，勢難同時保護太平大西兩洋。兩洋中若有一處為極權國家之海軍所控制，則拉丁美洲中亦必醞釀有極權國家出現，以控制巴拿馬運河。』據稱息，今年以內，日本之主力艦總噸位可與美國相等。日本之海軍實力，正積極擴充中，當時有議員詢以美國可自法國之潰敗得何教訓，蒲立德稱：『美國目前之心理狀態，與大戰前一年法國之心理狀態，恰相一致。當時法國亦深知德國之危險所在，但一味依賴馬奇諾防線，目下美國則一味依賴太平大西兩洋。』時衆議員伊登乃拍桌高呼曰，兩千年來依賴某教養所形成之生活方式，已至危急存亡。彼復斷言，乃至於此極。蒲立德說稱：『美國政策之主要目的，應為防止英國之潰敗。但同時中國之繼續抗戰，實與美國有極重要之關係。美國於準備完畢之國防，美國應採取某觀太平洋之際。設法使英國能繼續阻止歐洲極權主義國家之軍隊，若軸心國家一旦勝利，則人類百分之九十，當落入獨裁國之統治。』蒲氏並堅決聲明：『余過去曾向前法國總理達拉第及其他各總理提出警告，然並未表示美國決不參戰。現有種種跡象，可知軸心國家正計劃向英國以實行大規模攻勢，若美國以大量飛機供給英國，使能獲得制空權，則英國可無需美國參戰，最後勝利即可屬諸英國。』

倫敦「工人日報」遭禁 引起英各界不滿

議員紛紛非難 報紙人人自危

（本報一月二十四日重慶航訊）倫敦訪員電稱：英國政府封禁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之真正原因，已為共產黨國會議員伽拉赫所道破，伽氏於報紙被禁後即質問勞工大臣貝文與供應部長摩理遜：禁止該報適與實施工業徵發（編者按：工業徵發係以政府得隨時徵調工人參加軍事工作。）同時舉行，可見當在阻止該報反對。莫氏答稱在當局決定禁止『工人日報』時，彼尚未聞悉此項徵發。但因『工人日報』被禁而提出質問者不僅共產黨議員一人，此外尚有獨立工黨議員普立特，相接近之議員阿奴林、倍凡，各種蘇支持伽拉赫，阿克自由黨議員里勞特，阿克閣府士則要求首相關於此事於下星期在下院舉行辯論，已獲首相之同意。

向高等法院起訴，或竟然依法向上議院起訴，如無此辦理，則結果須拖延一二個月之久。

同業主持公道 紛提責問

倫敦各報接獲『工人日報』被禁之消息後，（莫里遜宣稱：『工人日報』之被禁，乃由於該報平時之主張而非起因於某一篇文章），均發表評論。此可於各報對此事之評論中見之。『新聞紀事報』在社論中評曰：共產黨『工人日報』之被禁，此事在吾等尚自由如英國之國家，實不能等閑視之。不論在戰時抑在平時，查封報紙乃一嚴重事件。吾人如一旦承認禁止某一方面之機關報為合適，則此例一開，其他方面亦將隨受更不合理之壓迫矣。如政府一舉而查封『工人日報』之大權，竟被用以禁止其他新聞界之言論自由，則誠屬危險之至。吾人務必嚴加注意，勿使同類事件再度發生。『每日電訊報』評稱：政府在決定禁止『工人日報』時所採取之步驟，勢將引起頗多爭論……『泰晤士報』謂：內務大臣在出席下院答問，說明政府禁止『工人日報』之理由，係根據國防法第二條D項，因根據國防法規定使也。如政府對於報紙及發行人提出控訴，則必須先對該報正式提出警告，然後俟該報是否改變論調，其期限須達寬展期。如補之以處罰，則須……

黨機關報

改用油印型

仍照常出版

『每日快報』在社論中評稱：……對於任何觀點之意見加以禁阻，勢必引起反感。人民定必提出論證。『每日鏡報』稱：真是政府乃在製造殉道者乎？但殉道者並非任何事業之最好廣告官耶？共產黨恐必在街頭巷尾或在暗中現。

逕行宣傳矣。午報『明星報』刊一消息稱：在政府當局根據國防法查封『工人日報』及禁止該報發行之十小時以後，新聞街各報館即收到一種油印小報，報頭題為『工人日報第三千四百三十一號，星期三、一月二十二日』，該報為一單張打字紙，兩面印刷，一面印有社論，題為『保衛工人日報』，文中稱：『今日在我們的工廠中提出抗議，推派代表赴貿易內務大臣！』英國廣播公司之新聞摘報中亦謂確有此種油印小報發現。

越仍表示 不割土與泰

（中央社東京二十六日路透電）河內日方訊：越南政府秘書德米蘭謂：越南永遠不能同意修正疆界之要求，並表示日本曾宣佈尊重越南領土主權，故彼深信日本於未來之休戰談判中，不致提出越南作任何領土割讓之建議。越南因願泰越維持和平之願望，對於日本建議自予接受，惟係在泰國軍隊完全撤出越南領土之條件下，始對於雙方停戰停止。德氏堅主越南準備以湄公河之深水綫為兩國疆界，且願以河中某某島嶼轉讓泰國。惟越府方面對於以巴薩等之瑯勃拉邦及老撾之南部湄公河西岸之特種安拉區域割讓泰國一事，則不能同意。

西貢港外有敵艦

·海防日軍續登陸·

（中央社上海廿五日合衆電）西貢訊：據可靠消息，西貢港入口處聖耶克角海外，可遙見日艦一隊，其中有巡洋艦三艘，魚雷艇三艘，航空母艦一艘。

（中央社西貢二十五日合衆電）據可靠消息：三日以來日軍不斷在海防登陸，日本運輸艦兩艘裝載海防，登陸日軍約在三千以上。此數並不在法日協定規定之範圍以內。日方擬於海陽增築飛機場一所，海陽乃在海防與河內之間。

泰越戰爭未止

（中央社河內二十六日合衆電）日方消息：泰越雙方業已停戰，但據越方官報，二十四日晚及二十五日黃昏前方砲火未停，昨日巡凡納特附近，竟日有砲戰。又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澄田四郎，昨日由東京返此。

·傳荷印不售油與日·

（中央社巴達維亞二十五日合衆電）關於荷印與日本沙撥進行之貿易談判，日方前已提出性質秘密之建議，日前已通過。談判之建議方面稱：荷印之答覆，可於下週內提出。荷印方面堅守之原則，即為對日既不歧視，亦不予以優惠待遇。據稱：兩方談判時，油的問題最為棘手，但荷印方面決定拒絕以油售與日本。關於松岡演說中涉及荷印，此間認為屬於政治性質。此間日本代表團之經濟地位，並不因而有何影響。又關於日方所提議程，有若干處雖然如何，須請日方立否提出修改，受荷印之建議，予以修改研究。

英美僑民 多已離日境

（中央社東京廿五日路透電）英國駐橫濱總領事通電，以通知一件致交送會館僑民，請在日英邦交惡化以前，一律離日。此間人士聞訊之餘，極為驚異。現多數英美僑民及婦孺等均已出境。

蘇联

一九四〇年

集體農場

·收入激增·

（塔斯社莫斯科廿三日電）據可靠消息：蘇聯各共和國與各州中央農業一九四〇年之收入，已分配完畢。

土庫曼共和國八十餘個集體農場之收入，均逾百萬之數。其與克合布府各國收割二十六森特勒之棉花，共得一千三百萬盧布，連獲卡地府與克布門之棉花收入約共值三千萬盧布。一九三四年該府各集體農場之收入為三萬六千盧布，而今年僅集體農民中之五萬二一千戶之現金收入即達三萬五千盧布。烏茲別克共和國各集體農場之收入，共達三十九千餘萬盧布，十月革命二十三年，集體農場之收入，已達二百六十一萬盧布。

莫斯科 興行地道工程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三日電）蘇京地下鐵道第三期工程將行開始，底斯科該基爾尼科夫工程師談稱：莫斯科第三期一切建築，工程總關已一至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第一二段將於第一段完工，第一段已在新闢路線上建築七十一公尺之車站，共二萬餘方公尺之大理石，以裝飾地下段。地道第四段之計劃今已完全擬就，第四段工程時完全機械化，第四段之路綫將與首都五處火車站連絡。

滑雪競賽 參加五十六萬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四日電）消息報訊：蘇工會主辦之全蘇滑雪比賽，參加人數增加極快，近三日內新加入者已逾十萬名。據不完全之統計：至一月二十三日為止，參加賽跑之人數已達五十七萬九千名，其中已通過全蘇滑雪預試者逾三十萬名。

做了開路先鋒 不避艱辛危險

力出又錢出

為抗戰捐身軀

滇緬路上的華僑司機群

本報特派員陸詒

『一個華僑能出力，十個敵人九不回』這是一句流傳在滇緬路華僑機工口頭，也經常在沿路各站上常見的標語。從昆明西行，攜入緬甸，我曾經在這條滇緬路上，來回走了半個月。坐的是載重的大卡車，旦夕相處者，皆為來自海外各地的華僑司機。滇緬路跨越雲嶺山脈，高黎貢山脈等高聳入雲的橫斷山脈，橫渡瀾滄，怒江兩大巨流，沿途有壯麗雄偉的景色，在艱險的長途中，我所熱切關心的，卻還不是壯麗雄偉的景色，而是四千餘華僑機工艱辛的工作，和每天犧牲於敵機狂炸及不幸翻車的英勇死難者。

我們不能忘記，為了與緊張的國際交通線！—滇緬路，為了輸送我們所需要的抗戰物資，當時人民和英勇的華僑機工，曾付流了多少血汗？據華僑先鋒第一大隊中隊長白清泉君所談，當此路通車之始，華僑司機就成了開路先鋒，他們駕車疾駛至芒市遮放一帶，每天遭遇流行的惡性瘧疾，平均死亡率，每日約計七八人。滇緬路開之後，敵機的狂炸，愈益猛烈，但華僑司機們並不因此而氣餒，他們自動的要求參加運輸，衝鋒的拚命的為祖國輸送抗戰物資，前仆後繼，以加緊運輸，來為死難的同伴復仇！整個滇緬路的運輸，就依靠這些抗戰英雄的壯烈犧牲來維持！他們常常很堅決的對我說：『只要是為了抗戰，即使捐軀，也是光榮的血滴，決不是白流！』

沒有再比華僑司機們愛國精神感人之深的事！幾乎每個人回國來參加抗戰的經過，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實。他們大部份在海外都有幸福的家庭，較為優越的物質生活，但為了熱望祖國抗戰之勝利，他們奮不顧身的回來了，家庭和財產的損失，都不計較。

車來涉山川，甘願為抗戰的運輸工作，將性命豁掉。今天滇緬路上的運輸設備，不祇是西南運輸處一個機關，商人的、私營的，和官商合辦的運輸公司也很多。其中也有某銀行家出資，經營通洋行，抽是在美國籌的註冊的。因此待遇方面，一切公私運輸機關，總比西南運輸處優厚一些，有的甚至規定出每天用飯費三個盧比，約合國幣近二十元，其餘一切購買淨貼，皆以盧比計算。但西南運輸處內的機工，大部份仍然本『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的精神，始終堅持以運輸國家抗戰物資為工作，不為發國難財的商人供驅策。華僑機工回國，為的是抗戰，他們所要求的也祇是『抗戰工作』，而不是其他。在四千多華僑機工中，其間有三分之一，是依靠海外家款寄來維持生活的。他們還為全體的利益，待遇……

簡單的，他們看到自己的子弟、親友，同國參加運輸，發狂了，仍舊常常說到。不到一天，數百張照片，都館售一空。他們看到自己的子弟回國服務的照片，有的伏在地上修理車輛，這都是為祖國抗戰而盡力工作的寫真。每個人都把這種照片，配以鏡框，懸掛家中。

熱愛的丈夫，所有親戚朋友，或我以白眼，所以今天歸國服務的華僑，每個人的背後，都有千百萬雙熱忱的眼睛來注視着他們，全體僑胞父老以無限的熱情，在指望着他！返國來參加抗戰，要奮勇當先，不辜負父老們的殷切期望！

華僑司機當前最大的苦悶不是待遇問題，也不是敵機轟炸問題，而是缺少車輛給他。他們每天所希望的是駕駛卡車，要求工作，要求給他們一顯好身手的機會。

當我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由臘戍返昆明的途中，曾發現好幾十輛新式的小汽車，悠然地進入國境，據說這都是國際貿易洋貨及婦女之類。

在仰光，小汽車換本缺貨，但國內人士搭乘飛機回來購買小汽車者，仍絡繹不絕。據說，從昆明飛仰光，購了一輛小車回來，在昆明出售，除掉飛機票等及一切旅費開支，每個小車可以淨賺國幣萬元。所以利之所在，人皆趨之！

華僑司機們另一個願望，是將來在滇緬路沿線，擇一景色幽美的地點，為那些殉職的先烈造一公墓，讓將來僑胞們經過此地時，亦可以到公墓上去致敬。同時，這一公墓的興建，不僅為了紀念那些英勇犧牲的先烈，主要的更是為了鼓勵大批有愛國熱忱的華僑機工，繼續大批踴躍來參加抗戰。

從一月二日開始，敵機每天自越南北部的嘉林機場起飛，屢次轟炸昆明市區及滇緬路沿線。記者此時刻離已返抵重慶，但仍時刻惦念着飛馳在滇緬路上的汽車群，懷念着那些為抗戰運輸而辛勤工作的華僑機工們！

（一月七日於重慶）

他們的願望

華僑回國機工殉職先烈公墓

在公路上建立

敵議會的可憐相

烟波

［同盟社東京十一日電］：帶上了議會的消息。研究敵情的人當然都注意近衛，松岡等人的演說，這些演說，雖然也能夠說明，究不失爲一種研究的資料。但使我最感興趣的倒是下面這兩個電訊：

『中央社東京二十一日合衆電：第七十六屆議會經新年休會後，於今日復會。本屆議會，似將爲統制最嚴及情緒最低落之一次……，政府所欲各法案及政府豫算，均將迅速通過。』

『中央社東京二十二日合衆電：衆議院已決議取消議會中質詢質問，此爲議會有史五十年來所未有之現象。質則議會係受政府之壓迫而出此舉。』

寥寥數百字，就把敵議會的一副嘴臉相活畫了出來。

在另一則電訊中，我們看到，這次議會第一件要處理的事是撫養受災議員名目由主義者安部磯雄的辭職。

記得去年敵議會開會的時候，曾有衆議員大膽組敢批評了政府幾句，雖然後來他在拾椅子的威脅之下被迫辭職，但他的碰到底是放了的。今年既然是更進步了，不等他們開口，就強迫那些稍有骨氣的人滾蛋，在共名目『辭職』。於是留下來的就只有一些無骨動物或爲『五斗米折腰』的可憐蟲，對於政府所提的議案，只有甚麼舉手的分兒，『均將迅速通過』了。

有了五十年歷史的日本議會，到現在這步田地，也真够得上『名存實亡』這句話了。日本的法西斯軍閥，雖然由於本身力量的薄弱，還不能像他們的老大哥希特勒，墨索里尼那麼一手扼死議會政治，卻已做到統治議會（被略）的程度。儘管他們怎樣違反民意，奉國家的命運來做他們黷利的賭注，他們卻可强姦民意，强迫議會做他們的應聲蟲，舉起手來贊成他們。

在軍閥的淫威之下，日本人民的聲音是聽不到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日本的輿論界也早已禁若寒蟬，即使是素以自由主義爲標榜的報紙也都在自由主義的堡壘下滿口歌功頌德，（被略）因此罪惡昭彰的日閥滿以爲自己已經『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大可以爲所欲爲（被略）。

可是，『若欲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合衆社的記者不盡相，竟道破了真相，說是議院取消議會中質詢質問，『實則係受政府之壓迫而出此舉』。

但我們相信日本（被略）的人民決不是永遠可以被愚弄的！

越南局勢底新階段（三）

安德烈·瑪爾蒂著　卡奇譯

在國家食鹽專賣以外，還要專賣酒類（米酒）和鴉片，甚至强迫消費。而每個大城市內，幾乎每個每區都被强迫地消費一定數量的鴉片——燒酒和鴉片。人道報上曾經刊載一封通告式的信件，這是亞爾柏脫·蘭勞總督（他曾喊過一個口號：『共產主義——這是敵人啊！』）寫給當地政府的，並附『一張零售店舖的名冊，這些店舖指定要在各鄉開設起來，而指定的各鄉大多是完全禁販酒類和鴉片的』。東埔寨的總督（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在報告書中頗引爲榮特別强調當地酒類底消費稅，總共得來一，六八〇，五八八越幣。這年東埔寨一地的產酒總額則爲四〇，〇〇〇百立脫爾（…）。（每一越幣（Piastre）價值十法郞）。總督更在表上註明『這一年度的光榮的成績』：計共消費三，四三九噸酒約值一，一五三，〇〇〇越幣以及六六噸鴉片，約值一三，九〇九，五六〇越幣。而越南統制釀酒底公司，在一九三二年所獲純利竟到二一，〇〇〇，〇〇〇法郞；至於國家鴉片專賣的每年收入，總在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到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越幣。

這還不足以概括一切。各種賦稅是由專門收稅員去徵收的。而這批收稅員多係地方上的官吏，他們是貪污成性賄賂公行的。安南農民所繳的稅款，甚至要比政府規定的數額超過三五倍哩！他們不但要供養地方官吏，就是門房，省長，知縣，也在供養之列。萬一遭遇到歉收，颱風，或洪水，他們所有的一切都被毀滅殆盡了。

再者：農民又都在高利貸者底深淵中。……是都以收成作爲抵保，來向他們借款。三年或者四年，因此他們變成爲農民的底耕地、水牛、農具的主人了，久而久之將他們最後一只猪都歸他們所有了。這樣，農民所能做的，就是出賣自己的女兒或是妻孩。要是找到了主顧，母親就非常高興，因爲在逝世以來，她底親見至少是不致餓死了。

殖民地的主人和那些的地方官吏，從是這樣財產的，他們還可以加速這個榨取的過程，常以奠產份子底名目，加在抗命的農民們底頭上。這些寬裤耕地和水田的農民一旦受被役，他們底耕地和水

小就合無代價地歸諸酷吏了。

電火上還不僅如此。萬一發生了任何經濟恐慌底任何經濟生活上的脫節，就會自動地引起田賦稅底提高。這種秩序底結果之一，釀成了越南農民健康底衰頹。他們成爲傳染病底犧牲者。直到現在，霍亂病和虎列拉仍在交趾支那的境間流行着。在所有因死病和虎列拉底事件中，約有三分之二是遭到了悲慘的結局。例如一九三〇年時，在越南的三，二〇五個患病的記錄上，就有二，七二八人是死了的。（根據總督的一九三〇年的報告書）至於患天花的病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死了的。痢疾和傷寒，更是當地人命底一個可怕的疾病。而尤其流行的，就是大麻瘋病。

許多交趾支那的農民患有傳染性的梅毒，這種病都是由最初的殖民者——葡萄牙人——帶過來的。很多小孩生來就有梅毒，他們一出母胎，雙眼已經盲瞎，有時滿眼緊是膿水。

農民們雖則備極艱辛，而奉調的殖民者卻納着豪奢的生活，這從他們在西貢的奢侈生活中，可以看得出的。克洛特·伐勒氏——那時他還富有正氣——曾在開化人（一九〇六年出版）一本名著上，大肆抨擊。該書是不准在越南發售的。

以上這些情形，可以圖示我們：即使殖民地的寄生蟲是汗牛充棟，地方官吏是橫征暴歛但是越因越南的國產豐富和農業發達，在一九三六年時除了下列數項預算上的開銷外，還替法國國庫增加了四、一三一，〇〇〇越幣的收入：

治安費，司法費（註三）以及總附的國防軍底支付爲三五、二〇八、〇〇〇越幣（國防費包括九二八、〇〇〇越幣）、［illegible］〇〇〇法郞）

國家在越南投資總底償還十〇、〇〇〇、〇〇〇越幣（國家總投資額共計八［illegible］）

進口所得的商業利潤爲一五、一八〇、〇〇〇越幣（十分之一是指對於法國總貿易額的）。

這些款數約等一，二〇三，八三〇，〇〇〇法郞，這是越南在一九三六年貢獻給『母國』國庫的。

五「喀屍高和多足獸」

因爲這個理由，法屬西的殖民地主義者說……當局時常很樂地將越南視爲「一個純可當認的有利可圖」的殖民地。這就很容易地指示我們：爲什麼這塊肥肉會惹起日本底食慾的。

這種剝削和貧窮底後果究竟怎樣呢？

在一九二九年七月間，括過了從東京的北方……一陣颶風。這是東京省份最富人口最密的一區，平均每方公里竟有五百到七百五十居民。幾有兩萬餘籍出被海水和沙堆淹沒了。據當官方的報告，死亡的人口，也有六百之多。這件慘禍通過世界經濟恐慌的階段，當時的米價剛在下跌。

政府爲了解除民情的不穩，特請顧者逮捕下獄或者衞以書役。然而，這種措施並不足以阻止飢荒！在這裏，安德烈·維沃利斯又把安南北部的義安省內的一幕慘景，替我們描述出來了？（註四）

『我在那邊所看到的，是永難忘記的不了。在一個僅大的圍有木欄的籬笆內，居住着三四千衣衫襤褸的窮光蛋。因爲換得太密，看上去正像一片波動的人海。那裏面拚出了無數枯骨瘦如柴的膀手，手上還都握着一些籃子。這一批人，從手都已枯病在身的。有的面部特別膨脹，也有兩頰惟悴不堪；有的牙齒突出，也有眼球尖明，更有許多患了腳腫病的。他們是男的，還是女的？是廿歲的還是六十歲的？這簡直無從知道。這裏不分老少，也不分性別，這裏祇有悲慘，殺人流血的慘，這是從千百張恐怖的好像剪開的嘴裏叫出來的。……』『當地的肥婦女，無疑地就是本鄉人的主婦。她們拿了一隻木製的容器，（容積約有一公斤）替米倒進每位籃子去。每些小孩們，當被趕出門去，跌在地上，就着飢餓，不時地從泥濘中撿起那落下來的米粒。每當他們領得了一份食糧，就合拔腳飛跑，好像野獸逃進自己的洞穴一樣，以把他們的籃子緊貼地貼在身邊。但是，他們去了以後，還回來，並且要永遠這樣下去……』

『我被引進一所茅屋裏去。有十來個衣破形槁的病人躺在硬床上。一些人的手已經……地盯在他的身上。有的早已餓死了，還有的仍舊設法呻吟着。有一些，簡直餓得可怕。

『據醫生說：「這種饑饉，通常稱爲「水腫症」（OBDEMA）是人體崩解的末日。對於這一種病，真是束手無策。歸中或是道旁，到處就躺著這類的屍體。因爲有許多人要想領到一份食糧，就得步行四十公里呢！」

（這樣他就會餓死在途中——譯者）

『「那末，在你估計起來，死亡的人數究有多少呢？」

『「不會少於一萬人的」醫生毫不猶豫地回答。「但是，還有六萬人也將只剩一副骨頭，他們既無氣力來做工作，也不能去抵抗疾病。然而，這些受難着每天要是能够得到四十生丁與一些圍國中的菜蔬時，還能苟活下去的」……』。

正當這些溫良的平民慘遭飢餓的時候，越南倉庫卻因米堆積得過多而垮了台。可是，誰也不敢丟逐一碗，因爲這米是要輸出的；是要等法國和日本的米價高漲後，纔輸出口。爲什麼呢？因爲殖民地的主人和地主們祇想貪得大宗的利潤，他們是不顧人民餓死的。

最後終於激起了暴動，這就是一九三〇年的三大暴動。（未完）

（註二）地方當局從食鹽公司（［illegible］屬於荷蘭財團的）那換食鹽，要付兩倍於本地小販商的價格。現在，爲了維持荷蘭財團底新開辦的玻璃廠的市場，當局又實施我們的『盛奶』了（註三）被緊迫者實際上還要付出一大筆錢，拿來供奉那些壓迫他們底工具。

（註四）這已經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事了。

我的自學經驗

致生

事實，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並沒有什麼成績，所以也說不上有經驗了，只能說是把我在學習過程中所犯的幾點錯誤，檢討出來，作爲青年學習朋友的參考罷了。

第一，當我初學……

第二我們要注意有形形色色不同的，（被略）如果不站在客觀的立場用科學的眼光去批判和閱讀，那就自己上了當而反不知道。

第三，把看書當作宣傳，當作消遣……

……［illegible］

更正

昨天本文末段倒數第二行中「魚」爲「魚水」之誤，並於文末漏去（註二）二字，特此更正。

列寧的故事（六）

戈寶權譯

十一 他是誰！

我聽說——列寧回來了。我心裏想：這是個轉……！而我一生中卻沒有看見過他呢！

在我們的電車停車廠裏，有一個叫科勒諾索夫的年青人。他說道：『列寧——

是一個老的地下工作者。當他在一九〇七年（註一）時失蹤了沙皇政府的注意，在國外住了十年』。

『你說：誰回來啦！』

『烏里雅諾夫。列寧他的姓名是怎樣說法！』

『等一會兒……烏里雅諾夫！……這是個和熟的姓名。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聽見過他』。

我就開始回想，記得一九〇六年，當我在格拉蕭夫斯卡亞和茲威尼高羅支卡亞兩條街轉角的沙索村車站工作時，我聽見過這個名字。但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我已經把它忘記了』。

我遇見了我的舊火伴……

……那末，就問她道：

『葉爾紹·尼科拉也夫那，請你告訴我吧，這個從外國回到我們此地來的列寧，是不是就是那個烏里雅諾夫，你記得嗎？就是那個一九〇六年時在我們家裏和我們一起住過的那個人！你還記得嗎？』

『當然，瑪特里彼，這就是他』。

『他那時候只叫烏里雅諾夫，而現在他又叫列寧，爲什麼現在他又是雙姓呢？』

葉爾那·尼科拉也夫那向我解釋了。這樣我什麼都知道了。

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初，他從外國回到彼得堡來，就住在拜斯基。後來和他的妻子又搬到希臘大街去。但那時候沙皇政府已猜測到誰回來了。他們就開始搜查和追究他。那時候他們夫妻兩個就用了假名字分開來住，以防在被搜的時候，還有一個人不致被捕。因此他們總是在彼得堡與芬蘭之間流動着。

一九〇六年五月九日，在潘林娜人民大廈集會……

……行過一次集會，有一個名字叫卡爾波夫的出色的演說者出席演講。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卡爾波夫是誰！當他一講話的時候，大家就立刻都知道他是誰了。

他講話是那樣動人，當他一講完了的時候，有許多工人的情緒都頂到了自己的紅襯衫，做成旗子，朵着旗子唱着革命歌走上大街去了。而這位名字叫做卡爾波夫的演說者，被他最親近的同志和一些先進的工人包圍着。他就在他們的保衛之下，走出會場了。

在洛途上，一直到我做工的那個人家，都佈置好了監視哨。站在最後一個哨位的，就是我那時候的女房東葉爾那·尼科拉也夫那。她就把他帶給房子裏去了。

在房東的餐房裏面，放了一張大沙發。葉爾那·尼科拉也夫那向我說道：

『瑪特里彼，把被子拿出來，今天有個客人住在我們家裏』。

從那時起，他時常利用我們的住宅，作爲過宿和工作之用。

我們家裏有很多的書籍的書都放在書房裏，放在沿發上或是在桌旁邊，很久地讀着書。

有一次，他交給我一封信，在紙的上面畫了一個地圖，並且這樣說道：

『你帶一到封個卡去，在轉角轉過去，沿着這個院子走，然而再走下台階，就見有一個門，鋼敲門，就把這個東西交給那個人。假如他不在家，你還把他帶回來』。

我現在還記得，他怎樣坐在爐邊，拿着鉛筆畫圖給我看。

他說道：『只有一件事要注意，不要問什麼人，你照着這個圖，就很容易找到路了』。

我當時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我覺得——他出去這一個秘密文件。

我把信深深地塞在胸口的衣服下面，而把圖和地址拿在手裏，葉爾那·尼科拉也夫那後來告訴我，我是帶了他的文章到印刷所去的。

但是不久，我們的客人就注意到，有人在盯他的梢，從此就不再到我們的住宅來了。

大概，警察局當時還不知道這件事，有一天早……

［illegible］